

《東華漢學》第 34 期；145-188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21 年 12 月

《四庫》系統下《易》學論著文獻輯錄
與評介之商榷
——以《大易象數鉤深圖》、
《周易象義》及《象抄》為例

陳睿宏*

【摘要】

《四庫》與《總目》的提要評介，歷來學者考校辨證，大抵以卷帙、版本或辨偽之學，作為關注之重點，較少能夠從有關《易》著本身實質內容的面向上著手，作更具體周延而準確的釐清，瞭解有關之提要評介，可能存在的諸多重大缺失或問題，進行更為客觀合理的補正。學者研究收錄的相關《易》著之思想，可能以已經存在舛誤的提要評介，作為論述與認識之基點，進行初步的、直接而理所當然的理解；館臣既有的錯誤，直接影響學者對典籍的認識與判斷，若不作詳察，恐致誤導，將錯就錯。本文特別選擇注意到之幾部具爭議之典籍，包括應為南宋時期且作者不明的《大易象數鉤深圖》、明代章潢《周易象義》，以及明代錢一本《象抄》等三部《易》著，把握從內容的本身進行關注與耙梳，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並對比具體相關之《易》著，針對《四庫》館臣有關的評介，提出商榷與補正。

關鍵詞：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大易象數鉤深圖、周易象義、象抄

一、前言

《四庫全書》（以下簡稱《四庫》）可以視為中國古籍輯錄最為龐富多元的一套叢書，以經、史、子、集分類，蒐羅館編者認定各個類屬最具代表性與最重要的圖書。有關圖書文獻的蒐編外，並據此另撰《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亦可稱為中國古代最龐大的官修圖書目錄，以「提要」列說歷來各論著的作者與內容梗概。這些內容提要，並又分置於各典籍書前，以備評介參考。

《四庫》在編收的過程中，重視典籍之考據工夫，辨證真偽，梳理源流，確立與提升典籍的學術定位與價值。編次輯收，乃至針對各收錄典籍之評介，不論全面的典籍集成，乃至《易》類群書，提供學術參考運用上的極大方便性，並且作為官方由學者編輯而成的叢書，典籍尤利於保存，時間長遠亦不易佚失，同時在編輯的過程中，特別重視文獻之輯佚，尤其如收錄《永樂大典》近四百種，直接展現出文獻維護傳承的具體作為。在收錄版本的考量上，亦當有審慎納編之原則，務求選擇最佳之版本，使經典貼實於最佳的原始面貌，合於學術的價值與理想。

《總目》言「《四庫》所錄包括古今，義在衡鑒千秋，非徒取尊崇」，¹強調《四庫》文獻「衡鑒千秋」的典籍之嚴謹性。考辨與對待方式，叢書之輯蒐匯編，對於作者、來源、學術價值等等方面，必然要進行審慎的評估與考辨。《總目·凡例》指出：

今於所列諸書，各撰為「提要」。分之則散弁諸編，合之則共為《總目》。每書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權眾說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刪，篇帙分合，皆詳為訂辨，巨細不遺。²

¹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凡例》（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首，頁16。

² 同前註，頁17。

從古籍文獻運用真偽的辨析角度觀之，不論《四庫》或《總目》的提要，館臣與有關之編撰者，對於古籍的認定，必會嚴謹以對，尤其乾隆時期，正處考據之學、辨偽實學風盛的階段，進行古籍文獻的編輯，乃至有關典籍的提要介紹，定當作某種程度的辨偽與說明。《總目》明白指出有關之典籍，偽書有370部，典籍中之部份內容為偽纂者有66部，疑為偽書者有139部，共計575部。³《總目》於〈凡例〉中例20則，具體說明有關典籍之作者與內容提要，也反應出有關典籍的考辨原則，努力達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效益。然而，不論是《四庫》之提要，或是《總目》（含存目）的提要，面對文獻運用上的認識，仍有諸多值得商榷之處，也成為歷來學者所不斷的辨證與考訂。⁴

《四庫》中《易》類典籍，粗計收錄實數，包括同一作者之分別諸著，約近兩百部，而書前之〈提要〉，乃至《總目》中之提要（含「存目」之提要），近五百條。《易》作著錄與提要介述，仍面對普遍的缺失，包括版本、改易、誤刻、誤植、作者、內容評介的主觀偏見或錯誤理解，乃至張冠李戴的嚴重錯誤。有關之偏見或錯誤，對於認識論著文本、文獻的運用，以及對學術發展可能形成的偏差，成為必須審慎覈實者。

³ 參見杜澤遜，〈《四庫提要》辨偽方法探微〉，《歷史文獻研究》1995年第1期（1995.9），頁48-55。

⁴ 《四庫》之典籍輯收，面對選輯、輯佚、校補與重鈔刊刻的諸繁重工作，龐富的輯編重務，與時間的窘迫，面對必然的諸多複雜與困難之挑戰，以及當其事者，人人心志與責任態度之不同，不論版本、輯佚，乃至典籍與作者之評介等等，必定產生諸多之問題與缺失。有關之問題與缺失，成為《四庫》學之學者普遍討論與分析之對象。提出整體性缺失者，如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臺北：臺灣商印書館，1984），頁222-235。又，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序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49。又，吳哲夫，《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0），276-302。又，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324-353。又，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又，沈治宏，〈《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圖書失誤的十五種類型〉，《宋代文化研究》第13、14輯（2006.4），頁372-386。

《四庫》系統下對於有關《易》類文獻典籍的提要評介，根據《總目》之記載，指出「《易》類一百五十八部、一千七百五十七卷，附錄八部、十二卷，皆文淵閣著錄」。⁵然而實觀《總目》所錄實際的提要評說，去其《御定易經通注》與《御纂周易折中》二部前後重複，實際上為166部，⁶附錄8部為有關《易緯》8種之作。《總目》中另立之《易》類「存目」之提要，則高達318部。⁷歷來並有糾補考辨者，如清代周中孚（1768-1831）《鄭堂讀書記》、⁸邵懿辰（1810-1861）撰與其孫邵章（1872-1953）續錄《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⁹莫友芝（1811-1871）《邵亭知見傳本書目》等，¹⁰民國以來如胡玉縉（1859-1940）《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¹¹陳垣（1880-1971）《四庫書目考異》、¹²余嘉錫

⁵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六，頁47。

⁶ 《御定易經通注》與《御纂周易折中》，前後重複，另有10家之論著為2部以上，原以1部計算，包括：劉牧《易數鉤隱圖》三卷、附《遺論九事》一卷；朱震《漢上易集傳》十一卷、《卦圖》三卷、《叢說》一卷；朱熹《周易本義》十二卷、附重刻《周易本義》四卷；稅與權《易學啟蒙小傳》一卷、附《古經傳》一卷；趙汝楳《周易輯聞》六卷、附《易雅》一卷、《筮宗》一卷；雷思齊《易圖通變》五卷、《易筮通變》三卷；寶巴《易原奧義》一卷、《周易原旨》六卷；倪元璐《兒易內儀以》六卷、《兒易外儀》十五卷；黃宗炎《周易象辭》二十一卷、附《尋門餘論》二卷、《圖書辨惑》一卷；李塉《周易傳註》七卷、附《周易筮考》一卷；胡煦《周易函書約存》十八卷、《約注》十八卷、《別集》十六卷。此列諸《易》家之二部以上《易》著，合併為一提要。然而，並非所有有兩部以上論著者，皆僅併為一提要評介，如惠棟《周易述》二十三卷、《易漢學》八卷、《易例》二卷，三部論著分別各作提要評介。實際計算為166部。

⁷ 《總目》載錄「存目」，記云：「《易》類三百十七部，二千三百七十一卷，附錄一部一卷，皆附存目。」見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十，頁89。即《易》類317部，加上附錄《古三墳》一卷，總為318部。郭伯恭依《總目》所述，以《易》類158部，附錄8部，「存目」則未加入《古三墳》，僅計317部。見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頁104、114。歷來計說者，亦多略有差異。

⁸ 清·周中孚，《鄭堂讀書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⁹ 清·邵懿辰撰，邵章續錄，《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5-39。

¹⁰ 清·莫友芝，《邵亭知見傳本書目》（臺北：廣文書局，1972）。

¹¹ 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1940年過世時，尚未完稿，論著付梓當在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之後。見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

(1884-1955)、陳乃乾(1896-1971)〈讀四庫全書總目條記〉、¹³葉啟勛(1900-1972)《四庫全書目錄板本考》、¹⁴王重民(1903-1975)《中國善本書提要》等，¹⁵晚近有崔富章《四庫提要補正》、¹⁶杜澤遜《四庫存目標注》、¹⁷楊武泉《四庫全書總目辨誤》、¹⁸李裕民《四庫提要訂誤》、¹⁹魏小虎《四庫全書總目彙訂》等，²⁰對收錄各類典籍進行整體性之考辨。另有《易》著考辨研究之專著，如李威侃、²¹劉帥等。²²單篇論文亦有為數不少之成果，²³提供諸多文獻上之問題，以及面對的重大缺失。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頁 3-73。

¹² 見陳垣，《四庫書目考異》，收入陳垣，《陳垣四庫學論著》(中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頁 077-300。

¹³ 陳乃乾，〈讀四庫全書總目條記〉，《陳乃乾文集》(上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¹⁴ 葉啟勛，〈四庫全書目錄板本考〉。收入於孫彥、王姿怡、李曉明選編，《民國期刊資料分類匯編·四庫全書研究》(下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

¹⁵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¹⁶ 崔富章，《四庫提要補正》(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0)，頁 1-68。

¹⁷ 杜澤遜，《四庫存目標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卷一—卷二，頁 1-126。

¹⁸ 楊武泉，《四庫全書總目辨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 1-13。

¹⁹ 李裕民，《四庫提要訂誤》(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9。

²⁰ 魏小虎《四庫全書總目彙訂》(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 2-336。

²¹ 見李威侃，《〈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易類〉研究》(臺北：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又見李威侃，《〈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易類〉研究》(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12)。李氏碩、博士論文，探討《總目》與《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於《易》類方面之問題，為當前學位論文之少數研究《易》類者，可惜不論其就讀學校或國家圖書館，皆未提供電子檔之閱讀，紙本檢索明顯不便。其內容並以前人之說為本，無太多之創見與價值性之參考。

²² 劉帥針對《總目》、文淵閣、文溯閣、文津閣《四庫》之提要，以及《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所見之《易》著提要，選擇過去學者較少進行對比參校之 39 條進行辨證比較。見劉帥，《四庫全書易類提要訂誤》(太原：山西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碩士論文，2019)。

²³ 包括如胡露、周錄祥，〈《四庫全書總目》存目補正十二則〉，《圖書館雜誌》2007 年第 8 期(2007.8)，頁 69-71。又，胡露、周錄祥，〈《四庫

《四庫》輯錄《易》著與有關提要之評介，顯現出紀昀（1724-1805）與館臣的重要《易》學史觀，以及有關之輯收和評介標準。²⁴確立《周易》「寓於卜筮」，「推天道以明人事」。²⁵分立象數與義理兩派，推衍「六宗」，六宗之外，則為《易》外別傳，²⁶每為捐棄。強調「漢學具有根柢」，「宋學具有精微」，²⁷但向漢學情懷傾斜，重視漢《易》文獻之輯佚，肯定《易緯》作為漢代《易》學的重要代表。反對宋《易》空談天道性命之理的下《易》學觀，批判圖書之學的謬誤。以象、數、理三者為自然之道的「一以貫之」者，²⁸三者不可偏用或偏棄。另外，「存目」《易》著因主觀價值之認定，甄別標準每因政治與學術雙重考量，使在學術的要求外，也塗上一層鮮明的政治色彩。²⁹在《易》類方

全書總目》經部易類存目著錄贛人著述提要補正》，《圖書館研究》2018年第6期（2018.6），頁9-15。又，靳希，〈《四庫全書總目》存目寧夏地區作者考辨——以《周易匯解衷翼》、《愚齋反經錄》為例〉，《齊齊哈爾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3年第2期（2013.3），頁76-78。又，李堅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易類正誤〉，《周易研究》2015年第5期（2015.9），頁70-77。又，楊新勛，〈四庫提要易類辨正五則〉，《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17年第1期（2017.3），頁82-85。又，楊新勛，〈四庫提要易類辨正四則〉，《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8年第1期（2018.1），頁35-37。又，周錄祥，〈《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存目》著錄江南典籍補正〉，收錄於鄧洪波主編，《中國四庫學》第1輯（2018.1），頁156-166。又，楊效雷，〈《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存目》文獻舉隅〉，收錄於鄧洪波主編，《中國四庫學》第2輯（2018.6），頁118-127。又，張傲，〈《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提要辨證四則〉，《貴州文史叢刊》2019年第4期（2019.12），頁69-75。又，趙繼寧，〈《四庫全書》提要「易類」研究述評〉，《圖書館研究》2019年第6期（2020.3），頁121-128。

²⁴ 有關紀昀於《易》學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影響，參見張傳峰，《『四庫全書總目』學術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68。從當時《四庫》纂修之相關官府文獻所記，以及專門研究者，如陳垣、尹炎武、郭伯恭等人，皆確立由紀昀權衡刪定，考證詳審，筆削一貫，尤其是《總目》著力最深。參見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頁209-223。

²⁵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一，頁1。

²⁶ 同前註。

²⁷ 同前註。

²⁸ 清·紀昀，《紀曉嵐文集·黎君易注序》（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頁155。

²⁹ 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研究〉，頁224。

面的篩選，特別否定「《易》外別傳」之著作，雖有兼收者，但大多斥而列編存目。³⁰諸《易》學理解下的準據，使產生諸多文獻輯收與運用上之問題。

歷來學者對於《易》著之考校辨證，大抵以卷帙、版本或辨偽之學，作為關注之重點，較少能夠從有關《易》著本身實質內容的面向上著手，作更周延而準確的釐清，瞭解有關之提要評介，可能存在的缺失或問題，進行更為客觀合理的修正。學者研究館臣收錄的相關《易》著之思想，可能以已經存在舛誤的提要評介，作為論述與認識之基點，並可以取之成為初步的、直接而理所當然的理解；館臣既有的錯誤，直接影響學者對典籍的認識與判斷，若不作詳察，恐致誤導，將錯就錯。因此，本文立基於《四庫》系統下之《易》著範疇，特別選擇幾部具爭議之典籍，包括應為南宋時期且作者不明的《大易象數鉤深圖》、明代章潢（1526-1608）《周易象義》，以及明代錢一本（1539-1610）《象抄》等三部論著，此三著為歷來學者少作詳細考索分析者，³¹故把握從內容的本身進行關注與耙梳，並對比具體相關之《易》著，針對《四庫》館臣有關的評介，提出商榷與補正，藉以正視《四庫》系統下《易》著文獻

³⁰ 從有關論著之輯錄與評介，展現《四庫》館臣所代表的清代《易》學史之意義，歷來學者並多有見述。可參見張傳峰，《『四庫全書總目』學術思想研究》，頁 68-79。又見張玉春、張艷芳，〈由《四庫全書總目》易類提要看漢易經典地位的重構與缺失〉，《文獻》2013 年第 4 期（2013.7），頁 7-14。又見袁江玉，〈《四庫全書總目》易學述略〉，收錄於張濤主編：《周易文化研究》第 6 輯（2014.12），頁 155-167。又見蔡智力，〈不使異學淆正經——從《四庫全書總目》對易學圖書之部次看清代易學潮流〉，收錄於鄧洪波主編，《中國四庫學》第 1 輯（2018.1），頁 177-194。又見杜兵，〈《四庫全書總目》「兩派六宗」說考辨〉，收入張濤主編，《周易文化研究》第 9 輯（2018.3），頁 277-285。又見蔡智力，〈「兼收並採」與「因象立教」——《四庫全書總目》易學觀的探討〉，《漢學研究》第三十六卷第 2 期（2018.6），頁 161-196。又見傅榮賢，〈《四庫全書總目》「易類」文獻淺論〉，《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19 年第 3 期（2019.9），頁 1-6。又見梁珂維、張濤，〈《四庫全書總目》易學思想探析〉，《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五十二卷第 6 期（2019.11），頁 136-144。

³¹ 歷來大抵僅郭或簡要提點《大易象數鉤深圖》與《象抄》二著的可能問題，有關郭或之說，後文將引述說明，此暫不列說。

輯錄與評介所面對之疏失，提供三著所具體聯繫的相關文獻運用之問題，以及《易》學領域研究的重要認知與參考。

二、《大易象數鉤深圖》作者歸屬之相關問題

宋初以降，陳搏一系圖書之學，所衍生之有關《易》說，被視為「《易》外別傳」之論著，普遍為《四庫》館臣所否定，收錄於經部《易》類中者，可以視為少數之珍寶。《大易象數鉤深圖》收錄於其中，可見《四庫》館臣重視之程度，同楊甲（約1110-1184）《六經圖》同受青睞而輯收。《大易象數鉤深圖》的作者，是否為館臣所說的張理（1314-1320年間任儒學副提舉）之作，仍有諸多值得商榷之處，並且，由此作者之質疑，衍生一些可以討論之問題。

（一）《大易象數鉤深圖》非張理所作

《四庫》視《大易象數鉤深圖》為張理所著，以致《大易象數鉤深圖》恐與張理畫上等號。晚近關注張理思想者，大多以其《易象圖說》作為其論著之代表，而少有將《大易象數鉤深圖》視為同著者。

根據《總目》所載：

元張理撰。理字仲純，清江人。延祐中，官福建儒學提舉。是書上卷〈太極圖〉，即周子之圖。其〈八卦方位圖〉，則本乎《說卦》。又有〈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參天兩地〉，及〈大衍五十五數〉諸圖。又有〈仰觀俯察〉、〈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諸圖，而皆溯原於「河洛」。中卷〈天地數〉、〈萬物數〉二圖，仍即大衍策數。又有〈元會運數〉、〈乾坤大父母〉、〈復姤小父母〉、〈八卦變六十四卦圖〉。又有〈反對變〉與〈不變〉諸卦圖，其六十四卦之圖，分見於中、下二卷。而「參伍錯綜」、「《序卦》」、「《雜卦》」，亦皆為之圖。蓋純主於陳搏先天

之學，朱子所謂「《易》外別傳」者也。其書初少傳本，《通志堂經解》刻本，與劉牧之書，均從《道藏》錄出，諸家著錄卷帙亦復不同。朱睦㮮《授經圖》載理之書，有《周易圖》三卷、《易象數鉤深圖》六卷、《易象圖說》六卷。焦竑《經籍志書目》與《授經圖》同，而《鉤深圖》則作三卷。朱彝尊《經義考》止載《易象圖說》六卷，而不載此書之名，蓋由未見其本，但據書目傳鈔，故輾轉歧誤。白雲齋《道藏目錄》以《易數鉤隱圖》與理此書，並屬之劉牧，亦由但據標題繕錄，未及核作者之異同。今以徐氏刻本，定著三卷。並詳考舛異之故，以祛來者之疑焉。³²

《四庫》館臣認為《大易象數鉤深圖》為張理所著，並且提出幾個重點：

其一、不論周敦頤（1017-1073）〈太極圖〉的相關圖式，以邵雍為主的先天圖式與卦變圖式，乃至劉牧「圖書」所衍生之相關圖式，皆屬陳搏一系下的產物。

其二、強調全書所見圖說，主於陳搏之思想主張，即朱熹（1030-1200）所言「《易》外別傳」，非《易》本然所有之內容，似有貶抑此著之價值。

其三、確立《通志堂經解》刻本，同劉牧《易數鉤隱圖》，皆從《道藏錄出》，而諸家的卷數多有所異。

其四、朱睦㮮（1518-1587）《授經圖》與焦竑（1540-1620）《經籍志書目》，同指書為六卷，張理所作，張理並另有《周易圖》三卷與《易象圖說》六卷。

其五、《四庫》每取朱彝尊（1629-1709）之論為據，認為《經義考》僅載張理之《易象圖說》六卷，乃未見其本所致。

其六、白雲齋《道藏目錄》認為《大易象數鉤深圖》同《易數鉤隱圖》，皆為劉牧之作。此點與其三所述，《通志堂經解》本之意同。

實觀《大易象數鉤深圖》的諸多圖說內容，不必然純屬於陳搏與後起劉、邵、周諸家之說。圖書之學的發展，緣起於陳搏一系之說，並擴

³²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四，頁25。

大衍生多元面向的圖說，包括漢《易》象數主張的圖式化呈現，以及《周易》經傳圖式化的理解，如〈六十四卦卦氣圖〉，³³正為《易緯》所述，或李溉（?-?）所詳說的孟喜（?-?）卦氣之說。又如〈十三卦取象圖〉與〈三陳九卦之圖〉，³⁴多數內容取自《易傳》原有之說，並為漢儒所廣用的象數概念。又如有關鄭東卿（1137年撰著自序）的大量圖說，尤其是釋說六十四卦的五十六幅圖式，同收於《道藏》的佚名《周易圖》，特別指明「六十四卦圖并說，合沙鄭先生撰」。³⁵相關之圖說，重於象說，取卦爻中之具體與具有代表意義的卦爻之象，作為建構之內容，展現因象求義的特色，具有濃厚的漢代象數觀。在卷數與作者的問題，有三卷本與六卷本之別，以及館臣認為是張理所著，而另有為劉牧之作的不同說法。卷數上採徐氏之刻本，卻未說明何以取此刻本與卷數；作者認定為張理，大概認同朱睦㮮與焦竑之說。

根據崔富章《四庫提要補正》之考定，肯定《大易象數鉤深圖》為三卷，並云：

「徐氏刻本」者，即納蘭成德、徐乾學校刊《通志堂經解》本，《四庫》據以繕寫。今北京館藏明抄本《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周易圖》三卷，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鈐「孫氏萬卷樓印」、「北平黃氏養素堂暴書」及乾隆三十八年工部侍郎李友棠進書木記、翰林院滿漢文官印。其《周易圖》三卷，朱睦㮮《授經圖》、焦竑《經籍志》並著錄，《提要》以「但據書目傳抄，故輒轉歧誤」一概抹殺，非確論也。³⁶

徐乾學（1631-1697）之刻本，即《通志堂經解》本，亦即《四庫》依據繕寫之本。崔氏似乎認同朱睦㮮與焦竑之說，同時認為張理除了《大易

³³ 宋·佚名，《大易象數鉤深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061冊，1986），卷下，頁73-74。

³⁴ 宋·佚名，《大易象數鉤深圖》，卷下，頁75。

³⁵ 宋·佚名，《周易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正統道藏》本第4冊，1988），卷中，頁678。

³⁶ 崔富章，《四庫提要補正》，頁25-26。

象數鉤深圖》與《易象圖說》，尚包括《周易圖》。朱、焦二人之說，是否真確，崔氏並未進一步考實。魏小虎《四庫全書總目彙訂》同意崔氏作三卷之說，並採取郭彧之考訂，指出楊甲編《六經圖》，至孝宗乾道元年（1165），吳翬飛（?-?）、毛邦翰（?-?）等人增補《六經圖》為六卷，其中有關《易經》之圖一卷，名為《大易象數鉤深圖》，集圖七十幅；之後葉仲堪（?-?）復增為七卷，其中《大易象數鉤深圖》作兩卷，共集圖百三十幅。同時，認為《大易象數鉤深圖》中有諸多圖式，包括如〈鄭氏太極圖〉、〈六位三極圖〉、〈八卦本象之圖〉、〈卦配方圖〉等等，與《道藏》輯收的《周易圖》中之圖式相同，而《周易圖》明確標為鄭東卿之圖說。因此，郭彧認為「其編著者當為劉牧、楊甲、鄭東卿等人」，至於朱睦㮮認為是張理所著，則為毫無根據之說法。³⁷郭彧之說，考索較為周詳，論述尤為合宜，確立此一論著之編成，屬南宋之作，而合理相關者，為劉牧、楊甲、鄭東卿等人，不應為張理之編著。事實上，若從張理的《易象圖說》之內容，進一步與《大易象數鉤深圖》進行比較，更可明確二著之諸多主張，有重要的根本性之不同，可以推定《大易象數鉤深圖》並非張理所作。有關內容，容後再述。

（二）《大易象數鉤深圖》作者之歷來異說摘述

茲將歷來文獻所記，將可能之不同作者，概說如下：

1. 張理所著者

早見於朱睦㮮、焦竑之說，明代《正統道藏》亦錄為張理之作。其他包括《遼史·藝文志》、《補遼史藝文志》、《元史·藝文志》、《補元史藝文志》等著亦同載。黃宗羲（1610-1695）《宋元學案》記載其著《易象圖說》三卷與《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³⁸《四庫》館臣以《大易

³⁷ 參見魏小虎，《四庫全書總目彙訂》，頁97-98。

³⁸ 清·黃宗羲著，清·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草廬學案〉，《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九十二，頁3091。

象數鉤深圖》為張理所撰，已如前述；又乾隆（1711-1799）欽定、嵇璜（1711-1794）等人奉敕纂《續通志》與《續文獻通考》，亦皆明確指為張理所著。另外，徐乾學（1631-1697）等輯《通志堂經解》，同指為張理所著。³⁹此即《四庫》館臣之主要依據。陳弘緒（1597-1665）云「有張理《鉤深圖》」之言。⁴⁰劉師培（1884-1919）與胡孚琛指為張理所增補。⁴¹另外，高其倬（1676-1738）指其僅有《易象圖說》一著。⁴²章偉文認為當非張理所著，但「可能對之進行過易圖的增補」。⁴³

2. 毛邦翰所著者

清代于敏中（1714-1779）等人奉敕編《欽定天祿琳琅書目》，指出「《六經圖》，宋楊甲撰，毛邦翰補《大易象數鉤深圖》一冊」，又引苗昌言（1142年進士）之序，認為毛邦翰「實補諸圖」，即補楊甲《六經圖》而作《大易象數鉤深圖》。⁴⁴朱彝尊《經義考》無列此著，但考釋《六經圖》，引用顧起元（1565-1628）之說，肯定為紹興年間（1131-1162）楊甲所著，而毛邦翰等人補刻，「為圖三百有九」。又引陸元輔（1617-1691）之說，述明毛氏等人所補《大易象數鉤深圖》之圖式，包括〈易有太極圖〉等諸圖。⁴⁵所列說圖式，同於今傳《大易象數鉤深圖》之內容。

³⁹ 清·徐乾學等輯，《通志堂經解》（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69），頁3。

⁴⁰ 陳弘緒跋文，轉引自清·朱彝尊，《經義考》（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四十一，頁230。

⁴¹ 胡孚琛主編，《中華道教大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356。

⁴² 清·高其倬、清·尹繼善、清·謝旻等人纂修，〈人物志〉，《江西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515冊，1986），卷七十四，頁538。

⁴³ 章偉文，〈試論張理易圖學思想與道教的關係〉，《中國道教》2006年第6期（2006.12），頁19-24。

⁴⁴ 清·于敏中等奉敕編，《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宋版經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75冊，1986），卷一，頁353。

⁴⁵ 顧起元與陸元輔之說，見清·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四十三，頁1232。

3. 劉牧所著者

明代白雲齋撰（1626年撰《道藏目錄詳註》）《道藏目錄詳註》，載錄劉牧撰《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55幀圖式，⁴⁶但與今傳140幀圖式，數量明顯不同，而今傳劉牧《易數鉤隱圖》三卷圖式數量，與白氏所記相合，當誤將《易數鉤隱圖》作《大易象數鉤深圖》。雖《大易象數鉤深圖》中有輯自劉牧之說者，但多數圖式仍與劉牧《易數鉤隱圖》不同。⁴⁷《大易象數鉤深圖》的〈古今易學傳承圖〉，列宋代之傳承關係，劉牧之後分為黃黎獻（?-?）吳秘（?-?）二支；⁴⁸在穆脩（979-1032）、李之才（980-1045）一系，牛師德（?-?）、牛思純（?-?）皆在劉牧之後，既是劉牧所為是圖，不可能載錄至牛思純；又，鄭東卿在劉牧之後，不可能劉牧有其圖式。除非諸圖為後人增補者。

4. 鄭東卿所著者

俞琰（1258-1314）指出鄭東卿撰《周易疑難圖解》25卷，鑿言後刊《大易象數鉤深圖》，即鄭氏之《周易疑難圖解》，⁴⁹即《大易象數鉤深圖》為鄭東卿所著。今人王鐵《宋代易學》直取俞氏之論。⁵⁰然而，何以25卷最後只刊刻3卷，數量差異之大，啟人疑竇者，似難以合理圓說。不過，《大

⁴⁶ 明·白雲齋，《道藏目錄詳註·洞真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061冊，1986），卷一，頁641。

⁴⁷ 參見宋·劉牧，《易數鉤隱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冊，1986），卷下，頁154；又宋·佚名，《大易象數鉤深圖》，卷上，頁12。從二圖之對照，可以看出《大易象數鉤深圖》當繼承劉牧之說，但陰陽黑白子之認識，似乎誤解劉牧而致舛錯。

⁴⁸ 《四庫提要》提到「黃黎獻作《略例隱訣》，吳秘作《通神》，程大昌作《易原》，皆發明牧說」，指出黃、吳二家與程大昌之學，皆源於劉牧。見宋·劉牧，《易數鉤隱圖·提要》，頁125。黃黎獻為吳秘之師，著《續易數鉤隱圖》一卷；慶歷初（1040）吳秘獻《易數鉤隱圖》於朝。吳秘字君謀，北宋福建建安人，景祐元年（1034）進士，著《周易通解》五卷，為朝廷所重，收入內庫，列為珍藏。有關記載，參見《宋元學案》、福建《建甌縣志》。

⁴⁹ 元·俞琰，《讀易舉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21冊，1986），卷4，頁466。

⁵⁰ 王鐵，《宋代易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184-185。

易象數鉤深圖》確有約61幅圖式為鄭東卿所制。既為輯編之圖說論著，即有可能收錄他家之圖，但從鄭氏圖說所標明其名，當為後人標注者，非其自述之圖說。

5. 趙元輔等所編著者

黃虞稷（1629-1691）《千頃堂書目》指趙元輔編《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⁵¹以趙氏立著為說者，乃少數之孤說，黃氏所言，當簡化吳翬飛、黃松年與趙氏合編，而以趙氏代稱。朱彝尊《經義考》亦提及「趙元輔所編《象數鉤深圖》」。⁵²《千頃堂書目》除了列《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為趙氏所編外，又列《六經圖》五卷，同為趙氏編作，此五卷當為與吳、黃合編者，但五卷本之《易》圖是否包含在《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在內，則不能考實；從今傳《六經圖》所見《易》學圖式，與《大易象數鉤深圖》之圖式，大多相同，二書必有密切之相關。⁵³

（三）非張理亦非元明後輯之作

《四庫》館臣將《大易象數鉤深圖》視作元代張理之論著，列於《易》類之中，而將真正屬於張理《易》著的《易象圖說》，收置於子部術數類「數學之屬」之中。多數文獻記載，並不以此書為張理所輯著，從《易象圖說》與《大易象數鉤深圖》二著內容作初步之比較，二者非同一體系、同一思想論著，《大易象數鉤深圖》不能代表張理之思想。二書氣質相悖，思想主張多有相左者。張理《易象圖說》，雖善於用圖，但倡言義理，多見儒學之內涵，尤多見承自朱熹筮法推占之說，乃至不採劉牧「河九洛十」之法，而直承朱熹誤說之「河十洛九」者，這樣的圖說，明顯與《周

⁵¹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76冊，1986），卷一，頁17。

⁵² 清·朱彝尊，《經義考》，卷七十一，頁393。

⁵³ 《大易象數鉤深圖》與諸家可能之關係，並可參考陳睿宏，《宋代圖書易學之重要輯著——〈大易象數鉤深圖〉與〈周易圖〉一系圖說析論》（臺北：政大出版社，2016），頁47-55。

易圖》或《大易象數鉤深圖》所凸顯的陳搏一系的本色不同，不論《周易圖》或《大易象數鉤深圖》，皆本於劉牧「河九洛十」之圖說，倘《大易象數鉤深圖》為張理所編或所著，則不該取與之相反主張的圖說。因此，決然不為張理之編著。至於前面另列其他諸家，則或多或少不論在圖式的本身，或是可能的補編上，有相涉者，但不當純為諸家所成。

《六經圖》與《周易圖》及《大易象數鉤深圖》，彼此有大量之圖式相同，三者必然有密切之相關。總結現傳文獻，楊甲編《六經圖》刻於郡學，經吳翬飛與毛邦翰等人增補刻版成書，其中有言《易》圖合一卷而名為《大易象數鉤深圖》，後或又經葉仲堪、趙元輔等人之再予增輯者。至於鄭東卿原作《周易疑難圖解》中的部份圖式，或當原輯存於《道藏》的《周易圖》之中，並具體指明為鄭氏之作；與今傳《四庫》署名張理所作《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參校，為鄭氏之圖說者，同為六十一幅，兩者僅少數圖名與內容略異。另外，《六經圖》之《易》圖與今傳《大易象數鉤深圖》核對，七十幅圖皆全收於《大易象數鉤深圖》之中，且次序大略一致，是此《大易象數鉤深圖》應為葉氏、趙氏諸家之增本。《大易象數鉤深圖》本當為《六經圖》不斷增衍踵繼之輯作，歷來有稱鄭氏與劉牧輯作者，乃當中輯有二家之圖式，尤其鄭氏為大宗。鄭氏《易》說，得以見其梗概者，猶賴於此。

（四）聯結張理《易》著引發之商榷

《大易象數鉤深圖》非張理之作，置於經部《易》類之中，其「《易》外別傳」之蘊味，尤盛於確為其著之《易象圖說》，然《易象圖說》卻置於子部術數類之中。假設二著皆為張理之論著，客觀而合理的對比二著，不論是內容的完整性與周延性，乃至實質內容的呈現，《易》學思想本色的純粹性與駁雜之考量，《四庫》館臣尤當將《易象圖說》置於經部《易》類之中，反而《大易象數鉤深圖》列於子部術數類較恰當。

《總目·易象圖說》提要指出，張理《大易象數鉤深圖》已錄於經部，而《易象圖說》「一切推本於圖書」，書中多引《參同契》者，而流於方外者，並認為「黃虞稷謂鄧錡《大易圖說》與理此書，俱為《道藏》所錄」，「則其說出於道家可知矣」。⁵⁴《四庫》館臣所述，或因《道藏》收錄而主觀臆測，非據內容實況進行評論，此處不議《道藏》何以收錄此著，但從內容而言，確與《道藏》常書不類。

考索《易象圖說》之內容，並非純粹以機械化的圖式內容，尤其是象數或數值化、陰陽五行等方式作論述，而是高度呈現張理《易》學思想，並多有承自朱熹之學的義理內涵。綜觀《易象圖說》內容之重要特色：其一、張理大衍之法糾合諸說，強化數值運用之哲學性與邏輯性。其二、修正傳統筮法或然率之重要代表，揲左不揲右，提高背後陰陽推變的思想意義。其三、以先秦筮例之互證，確立其筮法貼近古例之用。其四、宗本朱熹占斷之法，取不變為占，理據仍嫌不足，持論信徵不夠。其五、張理試圖為宋代以來的主要圖說觀點，藉由《易傳》的思想，確立其理解上的有效性，此亦其圖式所開展的重要特色。其六、強調人道的主體價值，肯定人道的自覺，以人為核心，以成聖為宗，正是儒家之理想關懷，而著實體現在其圖說之中；通天道以明人事的積極映現，乃至人性自覺與徵聖明道的終極理想。其七、透過圖像化所凸顯的宇宙時空變化的動態性意義，為《易》學詮釋的創造性開闢尋找可能。其八、張理學本朱熹之說，呈現出典型的儒學風骨，而《道藏》將之收入，仍不能模糊其強烈的儒學內涵，與純粹的丹道之說判然有別。⁵⁵

⁵⁴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〇八，頁919。

⁵⁵ 參見元·張理，《易象圖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06冊，1986）。有關之特色內容，參見陳睿宏，〈元代張理大衍筮法析論〉，《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27期（2013.12），頁1-44。又見陳睿宏，〈圖書易學的延續與開展——論元代張理圖書易學之重要內涵〉，《東華漢學》第19期（2014.6），頁195-242。

三、章潢《周易象義》誤取丁易東著說之考辨

明代章潢之《易》學，主要存見於其《周易象義》、《讀易雜記》與《圖書編》之中，三著僅《圖書編》收於子部類書類之中，《四庫》館臣高度肯定此著，「引據古今，詳賅本末」，「採摭繁富，條里（理）分明，浩博之中，取其精粹於博物之資，經世之用」。⁵⁶其《周易象義》與《讀易雜記》，則僅錄於「存目」，而且館臣給予不高之評價，評介其書，亦不合其實質之內容，此乃誤取宋末丁易東（1268年進士）《周易象義》內容的張冠李戴所致，有必要考實補正，以免誤導學者之所識。

（一）書目版本與卷數問題

《總目》載章潢《周易象義》為十卷，未分《周易象義》與《讀易雜記》，注明為江蘇巡撫採進本。根據崔富章《四庫提要補正》之考索，云：

《明史·藝文志》、《經義考》皆著錄章潢《周易象義》十卷。《四庫采進書目》載《周易象義》四本（江蘇省第一次書目）。據《江蘇采輯遺書目錄》，此本實唐鶴徵所著者。又載《周易象義》未分卷，明章潢，四本（《兩淮商人馬裕家呈送書目》）。《總目》稱以「江蘇巡撫採進本」著錄，未喻其故。今未見刻本傳世。北京館藏明抄本《周易象義》不分卷、《讀易雜記》四卷，明章潢撰。王重民曰：「舊目不言有殘缺。余檢《象義》止於《訟》卦，知此為殘本也。」（《中國善本書提要》）⁵⁷

⁵⁶ 參見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引自明·章潢，《圖書編·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968冊，1986），頁1-2。

⁵⁷ 崔富章，《四庫提要補正》，頁61。

《總目》收錄含「存目」之《易》著，名為「周易象義」者有三部，包括宋末丁易東、明代章潢與唐鶴徵（1538-1619）三人之作。丁易東之作，有轉錄自《永樂大典》的十六卷本，即《四庫》館收之本，另又有元刻的十二卷本，⁵⁸不論卷數或內容，與章潢之作，明顯相異。又，唐鶴徵《周易象義》四卷，同於《江蘇采輯遺書目錄》，又不與章氏相類。至於王重民所謂止於〈訟〉卦之本，則當為大量殘缺之本，非一般所見者。至於崔氏所言北京館藏《周易象義》為不分卷，另《讀易雜記》為四卷，實《周易象義》有六卷之分。今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即據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影印，包括《周易象義》六卷與《讀易雜記》四卷。⁵⁹《千頃堂書目》與朱彝尊《經義考》，即將二著合稱《周易象義》為十卷，《總目》之存目所見即此。

（二）《總目》對丁易東與唐鶴徵《易》著之評介

宋明時期，以「周易象義」為名之論著，包括丁易東、章潢與唐鶴徵。《總目》對三家《周易象義》，進行不同的評介，先就章潢之外的二家言，丁易東的《周易象義》，《總目》指出其《易》著，特重於因象以明義，故以「象義」為名。並指出其取象之例，有十二，即：本體、互體、卦變、應爻、動爻、變卦、伏卦、互對、反對、比爻、原畫與納甲等十二種具體的《易》例。「其於前人舊說，大抵以李鼎祚《周易集解》、朱震《漢上易傳》為宗。而又謂李失之泥，朱傷於巧，故不主一

⁵⁸ 有關《四庫》據《永樂大典》收錄丁易東《周易象義》十六卷，有關版本與卷數之問題，崔富章考校補正，指出《清史稿·藝文志》同載十六卷，為《四庫》館臣王際華於乾隆三十八年，本《永樂大典》所採輯者，內容並缺〈豫〉、〈隨〉等七卦。另外，北京館藏元刻本為十二卷，南京館藏則有《易象義》十六卷，《統論》一卷。見崔富章，《四庫提要補正》，頁 21-22。並見魏小虎之轉引，見魏小虎，《四庫全書總目彙訂》，頁 82-83。有關「易統論」方面，原納入《周易象義》之中，而南京館藏者為分別之立著。今《四庫》本缺佚之七卦，可以他本進行補齊，除此之外，諸本內容除少數文字稍異外，無其他之增損。

⁵⁹ 見明·章潢，《周易象義》及《讀易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第 9 冊，2002）。

家」。⁶⁰《總目》對丁氏象數之說的評介，大抵通恰，有關之內容，亦屬丁氏〈易統論〉中之自述，⁶¹未離丁氏之原義。丁氏關注建立明確的用象例法，本於明「即象明理」之旨，認為「不得於象則不得於理，不得於理則亦不得於象，故尤不可不以象求也」。⁶²有關此因象求理之重要立義，《總目》似乎予以淡化，也就是說，丁氏於象數之外，終以義理闡釋為意。至於十二法之用，更重要的概念，即十二法折衷宗會於「三體正變」，此「三體正變」正是其取象方法之主體，亦為其取象之核心法則。⁶³這個方面，《總目》並沒有注意到。丁氏之《易》說，非若漢儒僅關注於用象，泥著於取象，亦不法朱震之巧於用象。整體而言，《總目》之說，並無歧出者。

至於唐鶴徵的《周易象義》，《總目》指出其《易》用王弼之本，「不注《繫辭》以下」。根本於其父唐順子之說，「主於以象明理」。「卷首所載讀《易》法六：一曰《易》須象與理合、象與爻合。二曰上下卦宜分看。三曰一卦必有主爻。四曰互卦最有關繫。五曰倒體亦有關繫。六曰每卦各有大意」。此即其著之綱領。並認為其用象，每有「穿鑿而不當理」之弊。⁶⁴單就《總目》於此所述，對應丁氏之評介，二家於用象方面，似乎多有相似之處，並廣泛使用取象之法，尤其於論釋卦爻之義前，作開宗明義的用象例法之說明。唐氏之著，僅列存目，《四庫》未收。唐氏之說，雖亦好於用象，但彰明義理之意未減。三家內容性質對比，丁氏與唐氏尤較貼近，而章潢之說，則《讀易雜記》關注於圖說之申義，而《周易象義》則義理與象數兼綜，與前二者明顯轆轤不類。

⁶⁰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三，頁21。

⁶¹ 宋·丁易東，《周易象義·易統論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21冊，1986），頁481。

⁶² 同前註。

⁶³ 宋·丁易東，《周易象義·自序》，頁478。有關丁易東「三體正變」之說，參見陳睿宏，《宋元時期易圖與數論的統合典範——丁易東大衍數說圖式結構化之易學觀》（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4），頁88-89。

⁶⁴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七，頁57。

（三）《總目》評介章潢《周易象義》之謬誤與商榷

章潢治學之功，明代相關典籍文獻，多予以正面之肯定，其門生萬尚烈（1591年舉人）恭誦其德，「充溢縹緗，流布寰宇，其于往聖後學，功亦偉矣」。⁶⁵清代沈佳（1688年進士）《明儒言行錄》，指其以「六經乃吾心之註腳」，不以立異說以侮聖言，歸本聖人之旨，著《周易象義》諸作，皆能「獨抒心得」。⁶⁶其《易》學蘊蓄輝宏之內容，不廢「圖書」、先後天與〈太極圖〉之法，並取象數之用，卻又能闡明義理大義，思想上並有心學傾向的內涵，每能發為己意，建立其承繼與創發之思想主張，多有可索求探述之價值。

《總目》評介章潢《周易象義》十卷，指出：

是書主於言象，故引張行成說，以駁晁公武主理之論。大抵以《漢上易傳》為椎輪，雜引虞翻、荀爽、九家《易》，及李鼎祚、鄭汝諧、林栗、項安世、馮椅、徐大為、呂樸卿諸家，而參以己意。其取象之例甚多，約其大旨，不出本體、互體、伏體三者。雖多本古法，而推衍頗為繁碎，未能一一盡得經義也。⁶⁷

《總目》此一明確之評介，倘熟知丁易東之《易》說，似乎可以立判為評介丁氏的《周易象義》，而非章潢之說。《總目》之說，大概提出章潢《易》著的幾個特色：其一、專主於象數；其二、善取張行成（?-?）之說，駁斥晁公武義理之論；其三、以朱震《漢上易傳》為主體，並雜引漢魏至宋代諸家之說，並參之己意；其四、取象之法，主要採本體、互體與伏體之用；其五、推衍繁雜瑣碎，不能盡得經義。然而，細閱章潢《周易象義》與《讀易雜記》二著，考索書中之實況，並無上述所評之內容。以下提出幾個反駁之重要理由：

⁶⁵ 見章潢門生萬尚烈〈章斗津先生行狀〉。引自明·章潢，〈章斗津先生行狀〉，《圖書編》，卷末，頁852。

⁶⁶ 參見清·沈佳，《明儒言行錄·續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458冊，1986），卷二，頁1060-1061。

⁶⁷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八，頁62。

1.章潢著作雖名「象義」，並不單一的專主於用象，而是因象求義的「象」後之「義」，帶有強烈的儒理與心學思想，此亦其《易》學價值之重要所在。全書意在推明「象」外之「義」，重在說「義」，除了闡釋六十四卦卦爻的象義，也推明《大象傳》的象義，以及《序卦》的反對象義，試圖周延象外之大義。以象明義，取象求理，導於心學之歸旨。《總目》未識其《易》義，誣其昧於象用諸法，卻淹沒其體象求義之懿旨。

2.全書未見引用張行成之說，亦未駁斥晁氏之言。丁易東除了《周易象義》一著外，另有《大衍索隱》，用數推象之法、大衍之說，或與張行成之說相類。《總目》所指，大概為丁氏之說。

3.全書不著朱震之主體觀點，亦未廣取歷來諸家之說。所言大抵亦近丁氏之法，至若章氏象數之用，仔細之勾勒，歸於一陰一陽之爻位觀、上下卦體用象、月體立說與坎離姤復之持重、反對象義，以及卦主之用等說，尤其特別強調推本上下二體。用象之法，為前繼後創而運用於實際釋說《周易》經傳大義上，不求繁瑣增象，不致讓人有附會穿鑿之感。

4.象數之用，並不主採本體、互體與伏體三法，尤其特別排拒互體與伏體之用。此三法，為丁易東所特別關注者。特別反對歷來的卦變諸法，作為本卦之外取象釋說卦爻辭義之依據，但接受另類卦變的「反對」之法，其理在於不將此法視為卦變，將「反對」之兩卦，視為陰陽變化的聯繫或對應的關係，亦為《序卦》所本有的序則，終在強調一陰一陽之道。這個方面，為丁易東所未有者。

5.六十四卦之經解，未顯繁碎，反倒立論清楚明確，體例一致，取象說理通洽。六十四卦卦爻辭之義，專就《彖辭傳》、《象辭傳》既有用象為立說，統一化的用象原則，不以繁瑣為見，不採漢儒之附會臆說而失其義旨，展現出高度的義理內涵。

6.其《易》說之重要義理價值，在於以象明義，取象求理，將心學之蘊意融入於象義之中，展現象義通於心並致顯萬理的高度義理性之《易》學特色。其重要之義理思想，闡發孔門之義，明曉天道與人事之相繫，

專注君子與小人之道，儒道政治思想之關懷，融合太極、陰陽剛柔之道與心性相融之義，因數立義與合先後天及「圖書」的天道觀，乃至推陳義理、倡言心學，透顯聖人因八卦之象所默識之「心通」，「六十四卦可以精義入神」。⁶⁸則「以一心容納天下之善」，⁶⁹天地之心同於吾心，天人合為一心、萬法皆源自一心，故思想中帶有心學的思維與情懷。

總之，《總目》錯將丁易東《周易象義》內容冠指章潢之作。此前郭彧已見其失，大致認為《總目》誤將丁氏之作當成章潢所為，造成對章潢《周易象義》之錯誤評介，同時指出「孔子《象傳》即為析象以發揮義理之先例，故章潢此書大有可觀之處」，⁷⁰肯定以象釋義的義理開闡之價值。《總目》此一嚴重舛誤，必須訂誤澄清，以免誣詆著者，也造成後人之曲解。

四、錢一本《像抄》與胡居仁《易像鈔》之混置

錢一本身處明神宗（1563-1620）時期，號為東林八君子之一，因「戇直」之言，上〈論相〉與〈建儲〉二疏，致「造言誣君，搖亂大典，遂斥為民」之禍，不再為朝廷所用。罷歸為東林講席，「潛心《六經》，濂、洛諸書，尤研精《易》學」。⁷¹其重要之論著，包括《像象管見》、《像抄》、《續像抄》、《四聖一心錄》、《範衍》、《遁世編》與《黽記》。主要之學術成就，特別展現在《易》學方面，包括其《範衍》，同屬南宋蔡沈（1167-1230）會通《洪範》與《易》的推衍「範數」之一系。⁷²《四庫》僅收錄其《像象管見》，其另重要之《像抄》與《續像

⁶⁸ 明·章潢，《圖書編》，卷三，頁 84。

⁶⁹ 明·章潢，《周易象義》，卷五，頁 455。

⁷⁰ 參見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 23。

⁷¹ 清·張廷玉等撰，〈錢一本列傳〉，《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二百三十一，頁 6041。

⁷² 錢一本相關之《易》著，歷來文獻之記載，如清代沈佳撰《明儒言行錄》，

抄》，則僅《像抄》錄存於《總目》之「存目」之中。館臣對其《像抄》之評價不高，反而對照內容近同的胡居仁（1434-1484）《易像鈔》，則無明顯的負面批評，同時冠名胡氏之此著，收錄於《四庫》之中。錢一本《像抄》與胡居仁《易像鈔》，仔細對比書中之內容，二著除了少數文字略有差異外，似乎為同一論著，而且當為館臣誤將錢氏《像抄》，當作胡氏之《易像鈔》。也就是，二著實同為一著，但冠以錢、胡不同二人之名，卻有迥然相異的評價與待遇。

（一）《四庫》與《總目》對胡居仁《易像鈔》評介之商榷

胡居仁天資聰穎，閱讀經典過目成誦，少年時期有「神童」之號。篤志明道，博覽群書。兩次執掌白鹿洞書院，感慨學生「教之以善則不聽，導之以德則不從，成群作隊，習為怠惰放肆之行，見利則爭，聞義不服，壞文公之教」。「益憂益懼，恐教無所施」，⁷³或慨歎時代學風之弊，則不如歸去，藉口疾病，回歸鄉里。在家鄉餘干創建書院，「築室山中，四方來學者甚眾」，開啟史稱之「餘干之學」。萬曆十三年從祀孔廟，並追謚「文敬」。⁷⁴《四庫》館臣給予「道學正宗」之極高評價。⁷⁵主要著作包括《易象鈔》、《居業錄》與《胡文敬集》等，均收

強調錢一本究心於明理，立「神明默成之學」，「窺無像之象」，著《像象管見》、《像抄》、《續抄》三作。見清·沈佳：《明儒言行錄》，卷九，頁941。又，乾隆時期續修《江南通志》，列錢一本《易》著，有《周易像象管見》五卷、《像抄》六卷、《續抄》四卷、《四聖一心錄》五卷、《範衍詞象占》五卷。見清·趙宏恩等監修，清·黃之雋等重修，《江南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512冊，1986），卷一百九十，頁517。

⁷³ 明·胡居仁，《胡文敬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60冊，1986），卷一，頁14。

⁷⁴ 《四庫》館臣於《康齋集》之〈提要〉中，云：「胡居仁得其篤志力行，遂啟餘干之學。」可見「餘干之學」的榮銜，胡居仁最為有功。見明·吳與弼，《康齋集·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51冊，1986），頁358。有關事蹟內容，並參見清·張廷玉等撰，〈胡居仁列傳〉，《明史》，卷二百八十二，頁7232。

⁷⁵ 明·胡居仁，《易象鈔·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51冊，1986），頁358。

錄於《四庫》之中。《明史》本傳提到「淮王請講《易傳》，待以賓師之禮」，⁷⁶說明其於《易》必有專業，廣受敬重。其誠正醇厚特質，一身以布衣講學為業，人格與學養，以及對學術之貢獻，皆能得到時人的高度讚揚，自然也得到《四庫》館臣的認同。

胡居仁《易像鈔》，根據《四庫》之〈提要〉所述，云：

明胡居仁撰。居仁字叔心，號敬齋，餘干人。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書前有居仁自序，稱讀《易》二十年，有所得輒鈔積之，手訂成帙，取先儒圖書論說，合於心得者錄之。三卷以下則皆與人論《易》往復筭記，及自記所學，又為隲括歌辭，以舉其要。居仁之學雖出於吳與弼，而篤實則遠過其師。故在明代，與曹端、薛瑄俱號醇儒。所著《居業錄》，至今稱道學正宗。其說《易》亦簡明確切，不涉支離玄渺之談。考萬歷乙酉御史李頤，請以居仁從祀孔子廟廷疏，稱所著有《易傳》、《春秋傳》，今頗散佚失次。朱彝尊《經義考》載有居仁《易通解》，注曰未見，而不載此書，豈此書一名《易通解》歟？然李頤時已稱散佚失次，何以此本獨完，疑後人哀其緒言，重為編次，非居仁手著也。⁷⁷

評介中有幾個重點與耐人尋味者：

其一、其著《易像鈔》，於書前有其自序，而從《四庫》收錄者，確見其序說，認同為其著。序文中提到從游於吳與弼（1391-1469）之門，以道學自任，「絕意仕進，得暇讀《易》，幾二十年，稍有所得，隨讀隨鈔，積之既久，不忍棄去，復手自訂成帙，名曰《易像鈔》」。並且帶有對王弼的某些否定，所謂「不特箴弼之失」之云。特別強調結伴書冊一生之志，即所謂「依書冊則生，離書冊則死，生死以書冊」的壯志與自詡。⁷⁸

庫全書》本第 31 冊，1986），頁 131。

⁷⁶ 清·張廷玉等撰，〈胡居仁列傳〉，《明史》，卷二百八十二，頁 7232。

⁷⁷ 明·胡居仁，《易象鈔·提要》，頁 131-132。並見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五，頁 29。二文大體相同。

⁷⁸ 明·胡居仁，《易象鈔·原序》，頁 132-133。

其二、自稱讀《易》二十年，即特專於《易》，多有心得，抄錄筮記，並多採「櫟括歌辭，以舉其要」，久而積累成著。採歌辭方式，概括其要者，《四庫》本十八卷中，全部集中於第十八卷，包括〈先後天圖雜咏〉十六首、〈先天八卦吟〉六十四首、〈後天九章吟〉八十三首、〈次于元時論易〉四首、〈先後卦圖雜吟〉十二首、又〈先後卦圖雜吟〉二十首、〈隨吟〉六首、〈蠱吟〉六首、〈剝復吟〉一首、〈井鼎吟〉一首、〈屯蒙吟〉一首、〈需訟吟〉一首等等。⁷⁹似乎關注於先後天之說，而成詩文以述要。

其三、館臣以「醇儒」、「道學正宗」讚頌，予以極高之評價。蓋因其出於吳與弼之門，篤實求道，承傳朱子理學，超越其師，又能有配祀孔廟之榮享所致其尊者。

其四、其治《易》之重要特色，表現於「簡明確切，不涉支離玄渺之談」。惟書中大量先後天等諸圖說，是否應從屬於「《易》外別傳」者，或以其盛名，而可以寬貸。評價標準為何，不得可知。

其五、主要之著作，據當時御史李頤（1541-1601）請從祀孔廟之廷疏，指其著有《易傳》與《春秋傳》。《易傳》之名，則同於《明史》本傳所記。然而朱彝尊《經義考》著錄著有《易通解》，卻未錄有《易像鈔》之著。館臣對《易通解》與《易像鈔》是否同為一書，特感疑惑，但未對《易傳》一著提出說明。同時，認為《易像鈔》完書呈現，恐為後人根據其緒言，而重新編次完成者，非胡居仁本原手書之作，重新之編次，仍肯定胡氏有此《易》說。

其六、《四庫》之書前〈提要〉，著錄為十八卷，但《總目》錄記者，為兩淮鹽政採進本，作四卷，未知何以為異？又，從收錄十八卷之具體內容觀之，一至十五卷，大量之圖說，以及六十四卦不依卦爻辭述義的要論；第十六卷及十七卷前半部，多屬書信答問或自記之說；第十七卷後半為〈古易質疑〉六條，以及〈古易題辭〉一條，其中〈古易題

⁷⁹ 明·胡居仁，《易象鈔》，卷十八，頁405-420。

辭》文末記言「萬曆兩午秋季之吉」，亦即明神宗萬曆三十四年（1606），然而胡居仁之生卒為1434-1484年，已亡之人尚能屬言記時，不能不啟人疑竇；此絕非胡居仁之文，反倒是合於錢一本的生卒年：1539-1610年。第十八卷已如前述，為詩文。

今人考索胡居仁《易像鈔》準確而有貢獻者，即郭彧《續四庫提要辨證》所述，指出《四庫》本前五卷圖式三十二幅，圖說抄錄諸家之說，包括虞翻（164-233）、邵雍、邵伯溫（1057-1134）、張行成、朱熹、陸九淵（1139-1192）、楊簡（1141-1226）、蔡元定（1135-1198）、項安世（1129-1208）、王應麟（1223-1296）、翁冰（?-?）、胡方平（?-?）、胡一桂（1247-?）、吳澄（1249-1333）、胡炳文（1250-1333）等。同時，又引蔡清（1453-1508）、章潢、楊時喬（1531-1609）、顧憲成（1550-1612）、焦竑等人之說，此蔡清以降諸家，皆為胡居仁已逝的後生者，由此認為此書當非胡氏之著。同時，《易像鈔》前五卷與錢一本《像抄》一、二卷之內容完全相同。⁸⁰故由此疑《易像鈔》當為錢一本《像抄》，非為胡氏之書，《四庫》館臣未作詳察，將錢一本《像抄》誤為胡居仁所撰。胡居仁《易像鈔》尚有諸多商榷之問題，留待後面聯結錢一本《易》著並論。

（二）《四庫》與《總目》對錢一本《易》說之評介

《四庫》與《總目》對錢一本《易》說之評介，主要為收錄之《像象管見》，以及《總目》「存目」中《像抄》之評介。《像象管見》之評介，彙錄其要云：

一本研究六經，尤邃於《易》。是書不取京、焦、管、郭之說，亦不取陳搏、李之才之義，惟即卦爻以求象，即象以明人事，故曰「像象」。象者，天道，像其象者，盡人合天之道也。大旨謂

⁸⁰ 有關郭彧之說，轉引自魏小虎，《四庫全書總目彙訂》，卷五，頁116-117。另，相關之內容，並見郭彧，《易圖講座》（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頁180。

由辭得象，而後無虛懸說理之病；知象為像，而後有神明默成之學。而深闢言象遺理、言理遺象，彷彿其象，而仍不知所以為象之弊。雖間有支蔓，而篤實近理者為多。自稱用力幾二十年，亦可謂篤志矣。⁸¹

館臣以其書不取漢魏京房等諸家，以及陳搏一系之義，本於卦爻之象以明人事，確立其推天道合人道的「像象」之義，以象明理，不用虛懸之說，「理」與「象」相應合宜，「篤實近理」。惟云「間有支蔓」，卻未作具體的例說。

錢氏否定京房諸家之說，乃基於對《易》的性質與定位，肯定《易》作為占筮之書，認為聖人之道有四，即「尚《易》之辭以言，尚《易》之變以動，尚《易》之象以制器，尚《易》之占以卜筮」，卜筮乃聖人之道，但非如「後世京、焦、管、郭之卜筮，卜其所卜，筮其所筮，而流於讖緯術數之小技」。⁸²這種理解，正與館臣否定京、焦的好惡拍合。錢氏善於言象，由知「象」而知「像」，即「象」求「理」，明自然之變與人事之理，強調「性命之理，在天為陰陽，在地為剛柔，在人為仁義，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是順性命之理」。⁸³其《易》學思想，雖好於言「象」，卻主以闡述義理，並體現其時代理學與心學的雙重會通之影響。⁸⁴另外，錢一本對於陳搏、邵雍一系，乃至朱熹以降，一貫倡說的先天後天之學，提出理性的批判，認為「須知先後无二天，卦位无二方，義文相授守一道」，所謂文王後天之圖說，乃更定伏羲先天之法者，尤是謬誤。⁸⁵這種觀念，同時出現於其《像抄》之中，為其一貫倡說之主張。同樣的，此一說法，也一樣出現在所謂胡

⁸¹ 館臣提要之說，見明·錢一本，《像象管見·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33冊，1986），頁559。

⁸² 明·錢一本，《像象管見·略例》，頁565。

⁸³ 同前註，卷七，頁797。

⁸⁴ 林忠軍、張沛、張韶宇等著，〈會通理學與心學的義理易學〉，《明代易學史》（濟南：齊魯書社，2016），頁262。

⁸⁵ 明·錢一本，《像象管見》，卷七，頁799。

居仁的《易像鈔》討論伏羲先天圖說之中。⁸⁶因此，錢一本專屬的一貫主張，固非胡居仁之說，《易像鈔》之全書或主要的多數內容，當為錢氏之著，為後人所誤併。

《總目》「存目」中，對《像抄》之評介，指明為內府藏本，六卷，並云：

明錢一本撰。一本有《像象管見》，已著錄。是書雖以象為名，實則衍陳搏之數學。凡卦圖二卷，附錄書札及雜吟二卷，上下經解二卷。其卦圖以朱子本義所列九圖，衍為三十二圖，圖各有說，縱橫比對，自謂言象而理在其中。然孔子所謂象者像也，即指卦爻。朱子所列九圖，後儒已不免異同，一本借以旁推，尤為支蔓，雖《易》道廣大，隨拈一義，皆有理可通，究非聖人設教之本旨也。⁸⁷

於此，有幾個重要之意義，以及《像抄》之具體內容，對比胡居仁《易像鈔》，當予關注與質疑者：

其一、館臣對《像抄》之評價，似乎遠遠低於《像象管見》。認為推說之義理，非聖人設教的本旨。

其二、指出錢一本此著，將朱子之九圖衍為三十二圖，顯現旁推支蔓之弊，以象為名，實乃推衍陳搏之數說。對比於《像象管見》的評介，認為不取陳搏一系之義，但《像抄》則落入陳搏之說。然而，實觀《像象管見》之諸內容，亦與《像抄》相近，但評論卻大不相同。郭彧對有關之評論，提出強烈之質疑，指出其所謂「推衍陳搏數學」，是據何者而發？又「自謂言象而理在其中」，又是何人之「自謂」？所謂「以朱子《本義》所列九圖衍為三十二圖，圖各有說」，明明圖說之後，明確標注包括朱熹、蔡元定等諸家之言，如何謂其圖其說，皆出錢氏之「旁推」？⁸⁸因此，若稱錢一本非是，則包括朱熹在內的這些歷來重要《易》學家的說法，也就純屬陳搏之數說，大概也就是不入流的同類了。

⁸⁶ 明·胡居仁，《易象鈔》，卷三，頁165。

⁸⁷ 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八，頁59。

⁸⁸ 郭彧，《易圖講座》，頁180。

其三、《像抄》此二卷圖說，又與胡居仁《易像鈔》之內容，幾乎相同，而評價之高低，明顯判然有別。否定錢一本，也應該同樣否定胡居仁，但對待方式，卻截然不同。

其四、提到有關附錄書札及雜吟二卷，以及上下經解二卷，未作臧否評述，有關之內容，又同於胡居仁《易像鈔》所有，此館臣又不察、又標準不一。

其五、三十二圖說，同於前述胡居仁《易像鈔》取蔡清、章潢、楊時喬、顧憲成、焦竑等諸家之說。如〈龜書〉之圖說，引用章潢之說；論述「太極」之義，引用管志道（1536-1608）之說；〈體用一源卦圖〉，又引章潢之說。⁸⁹引用諸家之說，極為頻繁，不作一一列說。引述諸《易》家之說，皆為在胡居仁去世之後的學者，在時間上，就錢一本而言，為合理之引述，但同就胡居仁而言，則不該以一個前人引用來者之說。因此，胡居仁《易像鈔》之大多數內容，甚至全部之內容，皆屬錢一本《像抄》甚至《續像抄》所有。

綜合前述之內容，可以看到《四庫》館臣除了未察論著之作者歸屬外，在內容的評介上，也極不公允，有因人設論之感。同一論著，掛胡居仁之名，輯收於《四庫》之中，而取為錢一本之作，則落入「存目」之中。

（三）歷來《像抄》提要考辨疏言

歷來對錢一本《像抄》提要評介之考辨，除了前文引郭彧之說，可以看出郭先生得以細察其失外，多數的學者所關注的，大抵為版本、卷數，以及「抄」與「鈔」字之辨等，並未針對具體內容進行考述，也未將之與胡居仁並論疏評。

⁸⁹ 明·錢一本，《像抄》（濟南：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經部第14冊，影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1997），卷一，頁109、105、115。

根據杜澤遜《四庫存目標注》所記，錢一本有《像鈔》六卷，云：內府藏本（總目）。○《武英殿第一次書目》：「《像鈔》四本。」○《兩江第一次書目》：「《像鈔》，明錢一本著，四本。」○《浙江省第四次鮑士恭呈送書目》：「《易像鈔》六卷，明錢一本著，四本。」○《浙江採集遺書總錄》：「《易象鈔》上下經二卷，卦圖繫辭附錄共四卷，刊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一年刻本，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單邊。前有萬曆四十一年春孟之吉毘陵錢一本自序云「因友人鞭勉，隨觀隨讀，隨讀隨鈔，積與前等，復不忍棄去，思續為木災以自備考鏡，名曰《像鈔》」。《存目叢書》據以影印。北大、上圖、遼圖等亦有此刻。○天津圖書館藏清初鈔本，作《周易像鈔》六卷。○錢一本又有《像續鈔》二卷，清錢濟世刻本，福建省圖藏。⁹⁰

又，崔富章《四庫提要補正》，針對錢一本《像抄》六卷與《四聖一心錄》六卷之補正，云：

《明史·藝文志》、《經義考》皆著錄錢一本《像象管見》七卷，《易象抄》、《續抄》共六卷，《四聖一心錄》四卷。徵之今日傳本，錢氏著述除《像象管見》外，尚有：《像抄》六卷，明萬曆四十一年刻本（北京大學藏）；《像續抄》二卷，清康熙錢濟世刻本（福建館藏）；《四聖一心錄》六卷，清錢濟世蘭雪堂刻本（浙館藏）。《明志》、《經義考》著錄卷數多誤，《總目》準確，惟《像續抄》二卷本未嘗提及，亦不見於《四庫採進書目》，館臣未嘗寓目耳。⁹¹

反思二說，有以下幾個重要之意涵：

其一、在版本方面，《像抄》與《續像抄》俱存，皆有其諸多之版本，雖《四庫》與《續修四庫全書》皆未收錄，作為錢一本《易》學的重要代表著，探討錢氏《易》學，不能避而不言，亦不能直覺認為收錄

⁹⁰ 杜澤遜，《四庫存目標注》，卷一，頁37。

⁹¹ 崔富章，《四庫提要補正》，頁57。

於《四庫》的《像象管見》，才是最具代表性與最有價值者。從時代與歷史性的視野觀之，《像抄》為同時學者所重視，是不爭之事實，並且作為其《易》說的重要內容，也是毋庸置疑者，如同時代魏濬（1533-1625）《易義古象通》大量引述，⁹²即為顯例。

其二、有關卷數的問題，從現存諸版本所見，當以《像抄》六卷、《續像抄》二卷為正。

其三、至於書名用字，當為「抄」或「鈔」，歷來諸本有不同之用字，且文淵閣《四庫》本，錢一本以《像抄》為名，然浙江杭州本則作《像鈔》。⁹³魏濬《易義古象通》中，大量引用述義，書名並以「抄」字為用。直稱「《像抄》」者，不下26次。⁹⁴又，同時代吳桂森（1565-1632）撰《周易像象述》，於敘文中直稱：

「像象述」者，述啟新先生錢子之《易》也。先生有《像象》三書，曰《管見》、曰《像抄》、曰《續抄》。其大旨以乾坤兩畫為人儀，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物為人象，而謂之「像」者，以全象備於人，則人必成其為象，斯成其為人也。直稱其《易》著，以「抄」為名。又每稱「於東林得睹《像抄》，隨讀隨聽」，⁹⁵以《像抄》立名。以「抄」字為常用，原字當作「抄」。不論用「抄」或「鈔」字，皆屬同義異體之字，無改其義；胡居仁作「易像鈔」，或後人偽作，以「鈔」字同義。

⁹² 明·魏濬，《易義古象通》（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34冊，1986）。

⁹³ 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八，頁59。

⁹⁴ 魏濬《易義古象通》中，引稱「《像抄》」者，約26處，計卷一3處、卷二4處、卷三4處、卷四2處、卷五2處、卷六2處、卷七3處、卷八6處。

⁹⁵ 獨立引文與括弧引文，見明·吳桂森撰，《周易像象述·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34冊，1986），頁370。

五、結論

綜上所述，《四庫》輯錄《大易象數鉤深圖》、《周易象義》與《象抄》三著，以及館臣有關的評介，提出以下結論：

（一）就整體《易》學系統的輯錄評介之綜論

1.從《易》學系統的視域觀之，《四庫》收錄之《易》著，以及《四庫》與《總目》之提要評介，學術價值功不可沒的背後，存在可能負面影響的發酵，需要學者觀念與認識上的釐清與合理確立，涉及《易》著文本良窳的判斷、文本內容主體性掌握與正確的梳理解讀、《易》學流變與《易》學史觀的反省、專家《易》說的《易》學特色與定位之文本運用與適切性掌握、《易》學思想論題探述的全面性與合宜性，乃至擺脫有清一代編纂館臣的價值控制與人為之疏失，諸如此類的重要認知與態度，為研究者所當正視的問題。

2.過去有關《四庫》或《總目》提要評介之研究，於結合文本的實質內容，進行客觀之分析，辨證與補正館臣可能的偏見或錯誤的方面，明顯較為缺乏。對於館臣可能的有關偏見或錯誤，有賴於學者從論著內容的實質面向進行考索，不受館臣先備觀念的牽制與引導，從主體論著內容的熟悉入手，掌握論著的核心與重要內涵，以及排除過度的主觀認識，方能給予相對客觀的論定。這個方面的考辨，涉及到專業領域根柢的成熟與把握，準確評估《四庫》館臣理解與評介的允當與否，達到糾謬求正之功。

3.學者看待「存目」文獻，一直以來有不同的評價，復以具體文本未作收錄，閱讀與運用相對不便；又由於《四庫》電子資料庫檢索系統之方便性，恐因直觀的否定，有意無意中，認為多數「存目」文獻的學術價值性不高，論著的運用與關注，也就可能相對忽略或不受重視。《易》

學領域的研究，不論專家《易》說或《易》學史、《易》學專題的探討，《四庫》收錄的文獻，乃至《四庫》館臣所側重的純粹漢《易》，以及宋學系統下的朱熹《易》學，成為重中之重，甚至成為常態性的典範，「存目」的文獻也往往成為其次，價值認識的客觀性，形成某種程度上的扭曲。所以楊效雷舉諸例說，包括明代薛侃（1486-1545）《圖書質疑》、劉元卿（1544-1609）《大象觀》、來集之（1604-1682）《讀易隅通》等著，雖然館臣進行負面之評論，實質上卻存在極高的學術價值。⁹⁶同樣的，本文所論三著中，章潢《周易象義》與錢一本《象抄》，同列「存目」，且館臣給予諸多未必客觀的批判，內容評介張冠李戴、作者錯置、評價不一之情形。館臣編纂的舛誤，學者運用應當謹慎，勿重蹈覆轍。

（二）就三著的輯錄評介之綜論

1.楊甲《六經圖》與《大易象數鉤深圖》、《周易圖》，當屬同一系之圖說，或經諸人或不同人之輯編成著，在未有確切證據下，不能斷然視《大易象數鉤深圖》為張理所著。而且，從輯收的圖式內容所見，明顯多有與張理自持之思想主張相悖者，特別在「圖書」圖說方面上，倘為其所輯著，則當收錄其同朱熹「河十洛九」之主張。從圖說的具體內容，便可考索確立張理是否輯著此書之可能，館臣若能由此辨證，應可避免諸多之違失。對照《大易象數鉤深圖》與《周易圖》的文本內容，大多數之圖說相同性高，而《周易圖》所述尤為詳盡，圖說來源也具體明朗；對於如館臣所言，同出於《道藏》，則文本的選定編收，毋庸置疑的，當以《周易圖》作為首選，然而，卻選擇認定為張理所作的《大易象數鉤深圖》於經部《易》類之中。同時，更具有儒學本色的真實為張理所著的《易象圖說》，卻被收錄於子部數術類之中。另外，內容提要之評介，《大易象數鉤深圖》有將近半數圖式，屬於鄭東卿之《易》

⁹⁶ 楊效雷，〈《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存目》文獻舉隅〉，頁 118-127。

說，有關之文獻，正可彌補鄭氏《易》學之湮沉與闕遺，但館臣未察圖說所屬，未能著墨於此，誠當予以補正。

2.章潢之《周易象義》，館臣誤以丁易東同名《易》著進行評介，指鹿為馬的乖離之嚴重偏失，或當非單一或少數之例子，尚待來者繼作辨正。章氏《易》著，館臣僅以「存目」見世，並多予屈誣見疵之議，扭曲前賢立著之功，尤覈實其著，雖名「象義」，固非鑿力於象說，反而特專因象述義之旨，不墜附會之弊，則其《周易象義》，大有可觀，不失儒學正宗，為錢一本、張次仲（1589-1676）、胡煦（1655-1736）、沈起元（1685-1763）等諸家《易》說之肯定與援述，故其《易》學價值與時代定位，猶待來者作更客觀之評論。

3.館臣以《易像鈔》為胡居仁之作，高度肯定其學術成就與價值，未忍作支言之負面否定，惟此著與錢一本《像抄》大抵相同，二著本質上同屬一著，而為錢氏所作。館臣認定胡氏之作納編《四庫》之中，並將錢氏此著束諸「存目」高閣，予以尖刻評議，此標準之相異，匪夷所思，宜當補正。明確看出館臣因人設論之嫌，就如同否定宋人圖書之說，卻對同言圖說的朱熹之學，偏向於接受，避不苛責，而多數學者之有關圖說，往往歸入「《易》外別傳」或陳搏一系數論，予以批判或捐棄，失卻學術多元的包容性；主觀之偏見與價值認定，主導典籍輯收之可能，及評介之美刺傾向，撼動對待學術應有的公平性與客觀性。誠如袁江玉所言，「清廷崇儒重道，奉朱熹之學為學術正統，其易學也被推尊為官方易學，不能輕易予以否定」。⁹⁷朱熹之外的圖書之學，成為道教異說，失去《易》學應有的純粹性。復以考據實學的倡行，回歸漢學象數之法，也成為尊奉的重要元質。在此既已推定的主體價值下，輯編與評介的客觀性恐必然傾斜。此外，錢氏多本《易》著，僅《像象管見》一著收錄於《四庫》，《象抄》、《四聖一心錄》、《範衍》等著，以「存目」見，《續像抄》則未著踪跡，學著研究其

⁹⁷ 見袁江玉，〈《四庫全書總目》易學述略〉，頁166。

《易》學思想，或探述時代《易》學史，不能存在先備的主觀喜惡，摒除被動接受收錄之外的諸作，如此將對專家《易》說與時代《易》學定位的掌握，產生必然的不夠全面之缺陷與可能之遺漏，應予慎之戒之！

主要徵引文獻

一、傳統文獻

- 【宋】劉牧，《易數鉤隱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冊，1986。
- 【宋】丁易東，《周易象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21冊，1986。
- 【宋】佚名，《大易象數鉤深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061冊，1986。
- 【宋】佚名，《周易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正統道藏》本第4冊，1988。
- 【元】俞琰，《讀易舉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21冊，1986。
- 【元】張理，《易象圖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06冊，1986。
- 【明】吳與弼，《康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51冊，1986。
- 【明】胡居仁，《胡文敬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60冊，1986。
- 【明】胡居仁，《易象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31冊，1986。
- 【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061冊，1986。
- 【明】章潢，《圖書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968冊，1986。

- 【明】章潢，《周易象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第9冊，2002。
- 【明】章潢，《讀易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第9冊，2002。
- 【明】錢一本，《像象管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33冊，1986。
- 【明】錢一本，《像抄》。濟南：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14冊，1997。
- 【明】魏澹，《易義古象通》。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34冊，1986。
- 【明】吳桂森撰，《周易像象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34冊，1986。
- 【清】黃宗羲著，【清】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7。
- 【清】朱彝尊，《經義考》。北京：中華書局，1998。
-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76冊，1986。
- 【清】高其倬、【清】尹繼善、【清】謝旻等人纂修，《江西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515冊，1986。
- 【清】于敏中等奉敕編，《欽定天祿琳琅書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75冊，1986。
- 【清】沈佳，《明儒言行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458冊，1986。
- 【清】趙宏恩等監修，【清】黃之雋等重修，《江南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512冊，1986。
- 【清】紀昀，《紀曉嵐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
-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2008。

- 【清】邵懿辰撰，邵章續錄，《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清】莫友芝，《邵亭知見傳本書目》。臺北：廣文書局，1972。
-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清】周中孚，《鄭堂讀書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 【清】徐乾學等輯，《通志堂經解》。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69。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及專書論文

-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王鐵，《宋代易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 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
- 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杜澤遜，《四庫存目標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李裕民，《四庫提要訂誤》。北京：中華書局，2005。
- 吳哲夫，《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0。
- 林忠軍、張沛、張韶宇等著，《明代易學史》。濟南：齊魯書社，2016。
- 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
- 胡孚琛主編，《中華道教大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 孫彥、王姿怡、李曉明選編，《民國期刊資料分類匯編》（下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
- 崔富章，《四庫提要補正》。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0。
- 張傳峰，《『四庫全書總目』學術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 陳垣，《陳垣四庫學論著·四庫書目考異》（中編）。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 陳乃乾，《陳乃乾文集》（上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 陳睿宏，《宋元時期易圖與數論的統合典範——丁易東大衍數說圖式結構化之易學觀》。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4。
- 陳睿宏，《宋代圖書易學之重要輯著——〈大易象數鉤深圖〉與〈周易圖〉一系圖說析論》。臺北：政大出版社，2016。
- 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臺北：臺灣商印書館，1984。
- 郭彧，《易圖講座》。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
- 楊武泉，《四庫全書總目辨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魏小虎，《四庫全書總目彙訂》。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
-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二）期刊論文

- 沈治宏，〈《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圖書失誤的十五種類型〉，《宋代文化研究》第13、14輯（2006.4），頁372-386。
- 杜澤遜，〈《四庫提要》辨偽方法探微〉，《歷史文獻研究》1995年第1期，頁48-55。
- 杜兵，〈《四庫全書總目》「兩派六宗」說考辨〉，《周易文化研究》第9輯（1995.9），頁277-285。
- 李堅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易類正誤〉，《周易研究》2015年第5期（2015.9），頁70-77。
- 周錄祥，〈《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存目》著錄江南典籍補正〉，《中國四庫學》第1輯（2018.1），頁156-166。
- 胡露、周錄祥，〈《四庫全書總目》存目補正十二則〉，《圖書館雜誌》2007年第8期（2007.8），頁69-71。
- 胡露、周錄祥，〈《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易類存目著錄贛人著述提要補正〉，《圖書館研究》2018年第6期（2018.6），頁9-15。

- 袁江玉，〈《四庫全書總目》易學述略〉，《周易文化研究》第6輯（2014.12），頁155-167。
- 梁珂維、張濤，〈《四庫全書總目》易學思想探析〉，《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五十二卷第6期（2019.11），頁136-144。
- 章偉文，〈試論張理易圖學思想與道教的關係〉，《中國道教》2006年第6期（2006.12），頁19-24。
- 陳睿宏，〈元代張理大衍筮法析論〉，《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27期（2013.12），頁1-44。
- 陳睿宏，〈圖書易學的延續與開展——論元代張理圖書易學之重要內涵〉，《東華漢學》第19期（2014.6），頁195-242。
- 張玉春、張艷芳，〈由《四庫全書總目》易類提要看漢易經典地位的重構與缺失〉，《文獻》2013年第4期（2013.7），頁7-14。
- 張傲，〈《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提要辨證四則〉，《貴州文史叢刊》2019年第4期（2019.12），頁69-75。
- 傅榮賢，〈《四庫全書總目》「易類」文獻淺論〉，《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19年第3期（2019.9），頁1-6。
- 靳希，〈《四庫全書總目》存目寧夏地區作者考辨——以《周易匯解衷翼》、《愚齋反經錄》為例〉，《齊齊哈爾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3年第2期（2013.3），頁76-78。
- 楊新勛，〈四庫提要易類辨正五則〉，《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17年第1期（2017.3），頁82-85。
- 楊新勛，〈四庫提要易類辨正四則〉，《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8年第1期（2018.1），頁35-37。
- 楊效雷，〈《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存目》文獻舉隅〉，《中國四庫學》第2輯（2018.6），頁118-127。
- 趙繼寧，〈《四庫全書》提要「易類」研究述評〉，《圖書館研究》2019年第6期（2020.3），頁121-128。

蔡智力，〈不使異學淆正經——從《四庫全書總目》對易學圖書之部次看清代易學潮流〉，《中國四庫學》第1輯（2018.1），頁177-194。

蔡智力，〈「兼收並採」與「因象立教」——《四庫全書總目》易學觀的探討〉，《漢學研究》第三十六卷第2期（2018.6），頁161-196。

（三）學位論文

李威侃，《〈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易類〉研究》。臺北：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

李威侃，《〈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易類〉研究》。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12。

劉帥，《四庫全書易類提要訂誤》。太原：山西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碩士論文，2019。

Selected Bibliography

- Mu, Liu. Yi shu gou yin tu.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Jingyin Wenyuange Sikuquanshu, 8, 1986.
- Yidong, Ding. Zhou yi xiang yi.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Jingyin Wenyuange Sikuquanshu, 21, 1986.
- Anonymous. Da yi xiang shu gou sheng tu.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Jingyin Wenyuange Sikuquanshu, 1061, 1986.
- Li, Zhang. Yi xiang tu shuo.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Jingyin Wenyuange Sikuquanshu, 806, 1986.
- Juren, Hu. Yi xiang chao.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Jingyin Wenyuange Sikuquanshu, 31, 1986.
- Huang, Zhang. Zhou yi xiang yi.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Xuxiu Sikuquanshu, 9, 2002.
- Huang, Zhang. Du yi za ji.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Xuxiu Sikuquanshu, 9, 2002.
- Yiben, Qian. Xiangchao. Jinan: Qilushushe, Sikuquanshu Cunmucongshu, Jingbu 14, 1997.
- Yizun, Zhu. Jing yi kao.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8.
- Rong, Yong et al. Sikuquanshu Zongm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8.

**A Critique of the Annotations of Yi books Included
in *Siku Quanshu*: The Case of *Dayi Xiangshu Goushentu*,
Zhouyi Xiangyi, and *Xiang Chao***

Rui-Hong Chen*

Abstract

When it comes to the research on the annotations of *Siku Quanshu* and *Siku Quanshu Zongmu Tiyao* (the annotated catalog), most scholars have focused on the verification of volumes, versions, and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books in question. They rarely, if ever, approached them in terms of the real contents of Yi to make a thorough and precise evaluation, or examine related annotated bibliographies; nor did they probe into existing mistakes or potential problems, or offer objective and sensible supplements or corrections. When conducting their research, many researchers started, unfortunately, on the premise that accuracy was ensured and thus did preliminary studies and made analyses on the basis of these existing false annotations. The mistakes made by Siku editors directly undermined these researchers'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on of the original works. Without closer inspecti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could be misleading, which might lead to more mistakes as a result. Therefore, the study, focusing on three books: the anonymous *Dayi Xiangshu Goushentu* in Southern Song, *Zhouyi Xiangyi* by Zhang Huang in Ming Dynasty, and *Xiang Chao* by Qian Yiben in Ming Dynasty, will also examine and comb through their contents, compare and contrast related Yi works, and propose assessments, supplements and corrections to related annotations made by Siku editors.

Key words: *Siku Quanshu*; *Siku Quanshu Zongmu*; *Dayi Xiangshu Goushentu*;
Zhouyi Xiangyi; *Xiang Chao*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